

# 福佬客？廣東福佬？三山國王信仰 與堆外粵人廣東移民屬性研究—— 以屏東崇蘭、海豐、九如為例\*

/ 莊青祥\*\*

## 摘要

台灣三山國王信仰現象，慣常被視為客家群群的索引工具。但邱彥貴認為這種簡單的族群識別方法需要深思與討論。其將台灣的三山國王信仰歸類為四大類型1.會館型：出現在清代兼具行政與商業機能的都市，如分府設省前的台灣府城台南，以及諸羅、彰化兩個老縣治。2.客底型：即客家索引的實際例證，分佈極為廣大，隱約有一條南北縱貫的地帶，其中包含約近二十個大大小小的祭祀單位，為福佬化的客家人。3.防番型：與台灣原居的南島語系民族有關，無論福佬或客家在拓墾進入山區漸次與中央山脈兩側的南島語系民族接觸，形成迄今尚未解決的生活空間之爭。4.潮州福佬型：信徒人數以潮州福佬居多，潮州客家則占少數。

福佬客即福佬化的客家人，目前臺灣最大的族群為福佬人其中有包括一部份的福佬客。只是隨著墾拓的推移，有部份居於弱勢的客家人被福佬人同化成為不會說客家話甚至不知自己客底身份的福佬客。廣東福佬是指居住於廣東省潮州市、揭陽市及汕尾市等地的語言接近福佬話的族群，這族群人在臺灣社會往往隱而不彰，且易與福佬客相混淆。本文主要探究堆外地區清代廣東移民屬性，以屏東崇蘭、海豐、九如為

---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富啟發性的意見，讓拙文得以修正完整。

\*\*作者為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生、屏東縣繁華國小教師。

例，至今究竟有多少福佬客的成份？有多少是廣東福佬的成份？而選定之地區皆有三山國王之信仰，故本研究也有助於釐清本地區之三山國王信仰與客家族群及廣東福佬族群的關係。

關鍵字：福佬客、三山國王信仰、海豐、崇蘭、九如

## 一、前言

台灣三山國王信仰現象，慣常被視為客家群群的索引工具。但邱彥貴認為這種簡單的族群識別方法需要深思與討論。其將台灣的三山國王信仰歸類為四大類型1.會館型：出現在清代兼具行政與商業機能的城市，如分府設省前的台灣府城台南，以及諸羅、彰化兩個老縣治。2.客底型：即客家索引的實際例證，分佈極為廣大，隱約有一條南北縱貫的地帶，其中包含約近二十個大大小小的祭祀單位，為福佬化的客家人。3.防番型：與台灣原居的南島語系民族有關，無論福佬或客家在拓墾進入山區漸次與中央山脈兩側的南島語系民族接觸，形成迄今尚未解決的生活空間之爭。4.潮州福佬型：信徒人數以潮州福佬居多，潮州客家則占少數。<sup>1</sup>

福佬客即福佬化的客家人，目前臺灣最大的族群為福佬人其中有包括一部份的福佬客。只是隨著墾拓的推移，有部份居於弱勢的客家人被福佬人同化成為不會說客家話甚至不知自己客底身份的福佬客。廣東福佬是指居住於廣東省潮州市、揭陽市及汕尾市等地的語言接近福佬話的族群，這族群人在臺灣社會往往隱而不彰，且易與福佬客相混淆。康熙

---

<sup>1</sup>邱彥貴，〈三山國王信仰：一個台灣研究者的當下體驗〉，《客家研究輯刊》2008年第2期，頁37~55。

六十一年(1722)朱一貴事件後，當時之閩浙總督覺滿保在〈題義民效力議敘疏〉<sup>2</sup>中提到：「臺灣鳳山縣屬之南路淡水，歷有漳、泉、汀、潮四府之人，墾田居住。潮屬之潮陽、海陽、饒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而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鄉，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這段敘述說明了臺灣南部漢人移民的複雜性；至少可以分成1.福建福佬(漳、泉之人)、2.福建客家(汀州之人)、3.廣東客家(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4.廣東福佬(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四個族類。<sup>3</sup>本文主要要探究堆外地區清代廣東移民屬性，以屏東崇蘭、海豐、九如為例，至今究竟有多少福佬客的成份？有多少是廣東福佬的成份？而選定之地區皆有三山國王之信仰，故本研究也有助於釐清本地區之三山國王信仰與客家族群及廣東福佬族群的關係。

## 二、相關文獻探討

### (一) 屏東市福佬客、廣東福佬文獻研究回顧

根據《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sup>4</sup>，屏東市目前人口數為21.7萬人，客家人口數6.4萬人，佔人口比例29.3%。而其大部份皆為日治時期以後來自六堆地區及北部客家的移民，真正自清朝時期在的客家是少之又少，能全面調查清代客籍移民就更少。只有少數文史工作者建立點狀範圍的成果，如劉正一〈屏市田寮庄開基祖：邱元奎·邱元壽昆仲

---

<sup>2</sup>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文叢刊第146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344。

<sup>3</sup>吳中杰，〈堆外粵人：六堆周圍地區清代廣東移民屬性初探〉，《六堆歷史文化與前瞻學術研討會》（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2007年9月20-21日），頁1。

<sup>4</sup>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客委會，2004）

列傳》<sup>5</sup>、鍾肇文〈客家人移民屏東市史〉<sup>6</sup>。而目前對於屏東市客家人的研究有比較清楚且深入的探討的論文，有曾純純《客隱於市：屏東市的客家移民與社會》<sup>7</sup>，但本論文著重於屏東市日治時期以後客家人移民分佈於屏東市的調查，也大致勾勒出目前客家人分佈於屏東市的情況，但其對於福佬客的部份，提到崇蘭蕭家與海豐鄭家，但其未有明確的定論其為福佬客，其以《梅軒公脈系蕭氏族譜》（1981），說明崇蘭蕭氏應是廣東嘉應州松源客家人的後代，但是到了蕭維天這一世，或更早之前，因徙居陸豐，而潮語化，但蕭維天是否為梅軒公脈系尚是疑問<sup>8</sup>。吳中杰〈堆外粵人一六堆周圍地區清代廣東移民屬性初探〉則從祖籍地、祭祀風俗及祖牌記載方式，斷定蕭氏是廣東福佬語系的一支。<sup>9</sup>

曾純純文中亦提文到<sup>10</sup>：崇蘭舊名亦稱廣興，其西南面的屏東機場一帶舊名大埔，由地名亦可知在今屏東市北區一帶，早年多係粵東客籍人士所開拓，然今多已河洛化。此一含糊的定義其為福佬客，實亦謬誤連連。首先，崇蘭舊名並非廣興，目前的屏東市廣興里乃光復後才取的地名，取其台語「講就會興」，希望廣興里廣大又興盛的意思。<sup>11</sup>其二，屏東機場一帶舊名亦非大埔，而是「崇蘭埔」又叫「溪埔厝」，因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想在崇蘭埔蓋北機場，遂要村民，移村至今廣興里。<sup>12</sup>而早期大埔庄包括今日的大埔、崇禮、崇智、民權、維新、必信

<sup>5</sup>劉正一，〈屏市田寮庄開基祖：邱元奎·邱元壽昆仲列傳〉，《六堆風雲》84期（屏東：六堆風雲雜誌社，2000年），頁11-13。

<sup>6</sup>鍾肇文，〈客家人移民屏東市史〉，《六堆風雲》85期（屏東：六堆風雲雜誌社，2000年），頁28-29。

<sup>7</sup>曾純純等，《客隱於市：屏東市的客家移民與社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2007年）。

<sup>8</sup>該譜以小字註記：「維天公上代目前缺少資料，代數未詳，以後賢達俊士有資料時，再補上更正？暫時來台祖維天公為徙台第一代下放。」

<sup>9</sup>吳中杰，〈堆外粵人：六堆周圍地區清代廣東移民屬性初探〉，頁5。

<sup>10</sup>曾純純等，《客隱於市：屏東市的客家移民與社會》，頁84。

<sup>11</sup>陳淑媚等，《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屏東市公所2002），頁82。

<sup>12</sup>陳淑媚等，《屏東市采風錄》，頁82。

等六里，原為一片廣大未墾的荒地，故名為「大埔」，居民以漳州人為主。聚落中心位於柳州街與民族路口，範圍由博愛路、民族路、和平路、成功路所圍成的街塊。<sup>13</sup>以前高屏溪缺乏整治，經常泛濫，溪水由三地門、西瓜園泛流而下，一直淹到麟洛溪埔及屏東市大埔一帶，一片荒涼，才被稱為「大埔」。<sup>14</sup>又有一說法，據日治時期曾擔任警察局書記的侯英明先生指出，日本警察所調查的「書知譜」中記載「大埔」的由來，是因為該地為市區最大的墳墓區，所以稱為「大埔」。由此可知此二地名似乎與客家人沒有關連。

本區域廣東福佬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為陳麗華〈「消失」的族群？南臺灣屏東地區廣東福佬人的身分與認同〉其認為臺灣南部屏東地區，廣東福佬群體往往隱而不彰，並沒有形成強烈的認同觀念。這不代表這群人真的「消失」了，位於屏東市的崇蘭蕭家，屏東縣潮州鎮、萬巒鄉境內，也都還有廣東省潮州市、揭陽市及汕尾市等地移民的聚落存在。在其聚落之內，亦有建造三山國王廟，且歷史均頗為悠久。可以說，他們在臺灣仍是活生生的存在，並沒有消失不見。但國家人群分類辦法的影響，卻是直接導致廣東福佬群體「消失」的原因之一。清朝政府對漢人的人群分類，沿襲明代以來里甲編戶的辦法，與生俱來的閩、粵籍貫之分，便成為臺灣漢人的兩大類別。日治時期承襲這兩大類別的名稱，卻改變其含義，變成以語言區分的「福建種族」和「廣東種族」。戰後經過數次更易，形成閩、客族群之分。在這其中，廣東省潮汕語系的福佬人，或落入以籍貫分類的粵籍之下，或落入以語言分類的福建種族之下，從而隱身至福佬群體之中。這一歷史過程，與客家人身分認同的形塑恰可謂一體兩面。清代的客語群體，以清政府按祖籍的分類「粵人」自稱，建立強有力量的客語地域聯盟，並在國家制度之下積極爭取粵籍學額。日本殖民政府近代化的國家建設雖然改變六堆的社會結構，卻在

---

<sup>13</sup>施添福等，《台灣地名辭·卷4屏東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60。

<sup>14</sup>陳淑媚等，《屏東市采風錄》，頁78。

「廣東種族」的族稱下進行客家形塑，也讓地方符號延續下來，並在戰後演化為六堆社會，使客語被納入新的國家建構的語言。這一過程也映出國家分類、與地域文化的互動關係，對族群形塑具有深刻的影響。<sup>15</sup>

## (二) 九如鄉福佬客研究回顧

根據鍾肇文〈客家人移民九如鄉史〉<sup>16</sup>提到，清末以後客家人二次移民至九如地區的情形如下，(一)清朝時代有部分參加抗日的六堆義勇軍移民墾拓九如鄉，並建立玉泉村圳寮、溪底兩個客家庄。(二)日據時代有少部分的新竹州客家人及六堆客家人，因1924年隘寮溪鹽埔鄉段堤防興建完成，九如鄉圳寮、溪底、玉水一帶，產生上千公頃，可開墾的河床石礫荒地，此荒地，後來歸屬於日本政府所屬的金川農場所有，為地盡其利，把荒地拓成能種甘蔗之土地，於是農場主事者，向全臺灣招募墾民前來墾地，這些墾民之中有部分來自山多田少，地震與水患經常發生，謀生困難的新竹州客家人，他們散居在九如鄉圳寮庄及玉水村一帶。另日本政府也鼓勵住圳寮庄、溪底庄的客家先民，前往六堆的內埔、長治、萬巒、竹田、麟洛招募親友，共同參與九如鄉圳寮海豐台糖地之墾拓工，當時也有部分六堆客家人響應參與，為工作方便，因而攜家帶眷，落腳定居圳寮庄、溪底庄。可見九如客家二次移民之地皆集中於圳寮庄(玉泉村)、溪底庄及玉水村。

根據《屏東縣鄉土史料》，九如鄉耆老座談的部分，其中盧榮茂先生提到：「『九塊』本來是由大陸廣東省先民來開基，當時叫做『破磚』，經洪水沖失落，再由八姓百姓在現址三山國王廟附近建屋居住。因此九如鄉最先開墾所在地為九塊厝。」另古認冬先生提到：「本九塊

---

<sup>15</sup>陳麗華，〈「消失」的族群？南臺灣屏東地區廣東福佬人的身分與認同〉，《臺灣史研究》20：1（2013年3月），頁169-199。

<sup>16</sup>鍾肇文，〈客家人移民屏東市史〉，頁18-20。

厝三山國王廟，乃是大陸廣東客籍人士來此墾殖，故而敬拜三山國王，才建此廟延至今日。」由他們的說法可以看出，早期九塊厝的開墾客家人乃佔有一席之地。但到了1926年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所作的《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中所載(如表1)，九塊厝庄福建泉州府2600人佔45.6%，漳州府2800人佔49%，廣東潮州府200人佔3.5%，嘉應州100人佔1.8%，合計廣東漢人佔九塊厝庄之5.3%。如果扣除六堆客家及北部新竹州二次移民較集之地區下冷水坑大字，該地在昭和5年(1930)之人口數為637人，佔九塊厝庄之9.8%(如表2)，那麼九塊厝庄其他大字之廣東籍移民便所剩無多。若其調查為真，那麼清代早期開墾九如地區的廣東客家先民之後裔似乎已不存在於現今之九如地區，亦或隱藏於閩南人之中，成為不知其祖先為廣東客家之福佬客？其真相究竟為何，則有待進一步的田野調查來探究其真相。

表1：九塊厝庄在臺漢人的祖籍分配：大正15年(1926)

| 鄉貫別   | 福建省 |     |      |      |     |     |     |      | 廣東省 |     |     |     | 合計   |
|-------|-----|-----|------|------|-----|-----|-----|------|-----|-----|-----|-----|------|
|       | 泉州府 |     |      | 漳州府  | 福州府 | 興化府 | 永春州 | 計    | 潮州府 | 嘉應州 | 惠州府 | 計   |      |
|       | 安溪  | 同安  | 三邑   |      |     |     |     |      |     |     |     |     |      |
| 人口數   | 200 | 300 | 2100 | 2800 | 0   | 0   | 0   | 5400 | 200 | 100 | 0   | 300 | 5700 |
| 佔九塊庄% | 3.5 | 5.3 | 36.8 | 49.1 | 0   | 0   | 0   | 94.7 | 3.5 | 1.8 | 0   | 5.3 | 100  |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台灣在籍民族鄉貫別調查》，昭和3年(1928)，頁26~27。

表2：鹽埔庄人口數統計表：昭和10年(1935)

| 大字     | 戶數   | 男    | 女    | 總人口  | 佔九塊厝庄% | 昭和5年人口數 | 佔九塊厝庄% |
|--------|------|------|------|------|--------|---------|--------|
| 九塊     | 481  | 1449 | 1444 | 2893 | 38.9   | 2441    | 37.4   |
| 下冷水坑   | 131  | 375  | 358  | 733  | 9.9    | 637     | 9.8    |
| 三塊厝    | 195  | 545  | 567  | 1112 | 15     | 1042    | 16     |
| 後庄     | 377  | 1128 | 1126 | 2254 | 30.3   | 1980    | 30.3   |
| 東寧     | 76   | 233  | 203  | 436  | 5.9    | 429     | 6.6    |
| 九塊厝庄合計 | 1260 | 3730 | 3698 | 7428 | 100    | 6529    | 100    |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國勢調查》，昭和10年(1935)，頁129。

到了2004年客委會在《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的抽樣調查中，九如鄉單一認同客家人為1.3%，多重認同為客家人為5.9%，兩者合計達7.2%。其中單一認且客家人之地區集中在玉泉村、及部份玉水村客家二次移民集中之地，對照1926年之調查，且當時玉泉村尚屬鹽埔庄，若將廣東移民涵蓋為廣義客家的話佔全庄的5.3%，比較確定為客家之嘉應州屬移民亦佔全庄之1.8%，故此地對於客家的單一認同有逐漸減少的趨勢，也就是說客家人福佬化在這個地區是現在進行式。

### 三、崇蘭的開庄與三山國王信仰

崇蘭的開庄，可追溯至崇蘭蕭家的來台開基祖蕭維天，原籍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城尾墟社，清乾隆年間隻身來台，定居於鳳山縣港西中里崇蘭庄，即現今的屏東市崇蘭里，以務農為生，兼營砂糖買賣生意，由於經營得法，不久即成為屏東屈指可數的巨富。根據簡炯仁的推估，蕭

維天約在乾隆十年(1745)左右來臺<sup>17</sup>。根據《台灣土地慣行一斑》所記載：「康熙四十二年(1703)，方、江、李三姓一同向官府稟請開墾今之阿猴崇蘭、公館、歸來、社皮、大湖等各庄之許可，並招佃開墾」，既然乾隆年間，蕭家開基祖蕭維天隻身來台，應該先在崇蘭為佃農，並「向墾首以每一甲墾地交納三十至五十銀元，以充為購置農具之資。以三年為期，墾首再參酌土地良莠及出資多寡，依甲數訂定租額，同時給予墾批，以明其權利關係」。後來，蕭家成為當地的墾戶，並開設商號，兼營砂糖業，亦即《蕭家族譜》所記載的，蕭家第一代蕭維天即開設「蕭珍記」的商號，第二代更分房開設商號，譬如蕭沛開設「蕭珠記」、蕭陣開設「蕭萬記」、蕭觀開設「蕭榮記」、蕭雲開設「蕭吉記」等商號，其商業網脈更為擴大。<sup>18</sup>

而陳麗華〈「消失」的族群？南臺灣屏東地區廣東福佬人的身分與認同〉亦提及崇蘭蕭氏家族，其族譜記載出自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城尾墟社(今汕尾市境內)。渡臺祖蕭維天於乾隆年間來臺，創立鋪號「蕭珍記」，經營致富，幾個兒子也分別創辦不同的鋪號。六堆客語聯盟雖然標榜「無分閩粵」，但對待不同群體也未必一視同仁，因為其中的「閩」可能僅指閩西的客語群體；而「粵」也可能是講福佬話的潮、惠籍移民。崇蘭蕭氏家族成員在清初使用何種語言，已無從得知，現在地方精英對於祖先是否是客家人，亦心存疑問。清末方志中透露不少該家族的網絡關係，其來往的士紳、兒女嫁娶的對象均為閩人，未見有客家人的影子。因此可以猜測在社會生活及認同上，他們已日漸傾向於福佬人。然而，為了在事變中獲得保護，蕭氏家族利用和客家人同為廣東籍的身分，拉近與六堆聯盟的關係。至於「廣東義首」之稱，究竟是因事

---

<sup>17</sup>徐明福等，《屏東市「蕭氏家廟」調查研究規劃》(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02)，頁17。其認為蕭維天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出生，大約在三十歲左右，亦即乾十年(1745)，隻身來台，並定居於鳳山縣港西里崇蘭庄；再經過二、三十年的慘淡經營，於是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資跨庄承買「新庄仔蔗分園」的土地，並開設「蕭珍記」，直到乾隆六十年已經成為當地「富甲一方」的墾戶。

<sup>18</sup>徐明福等，《屏東市「蕭氏家廟」調查研究規劃》，頁17。

變中有功，獲得官府褒賞，還是透過捐錢的辦法加入六堆聯盟的陣營而來，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該家族與六堆聯盟曾以某種方式達成默契，因而得到後者的大力保護。<sup>19</sup>

關於「崇蘭」一名的由來，李嘉雯以為是「清朝時，此地曾出了一位蕭姓的武狀元，其官帽上御賜一『崇』字，取其堂號合稱崇蘭。」<sup>20</sup>簡炯仁主張「音譯於阿猴社的番名」<sup>21</sup>，吳中杰則舉丁蘭坑為蘭，認為崇蘭埔應做「丁蘭埔」，原係丁蘭茂生的埔地<sup>22</sup>。以上的說法筆者皆認為不太正確。首先，崇蘭蕭家並未出現過武狀元，更備論其官帽上有御賜的『崇』字，故此說法乃以訛傳訛的結果。其二，筆者認為不能將所有無法解釋的地名皆歸結於平埔語或平埔社，須有更清楚的文獻方能佐證。其三，筆者住居崇蘭，並未聽聞當地人有稱「丁蘭」的口語。既然上述三種說法皆不然，那麼崇蘭地名是從何而來？下引一張「杜絕賣契」<sup>23</sup>可以作個推估：

「立杜絕賣契人陳 國 道觀等，有明買得水田壹段，大小共捌坵□□，年載租糖 百壹拾觔，坐落土名宗蘭庄後拾捌分第肆分，東至陳宅田，西至張宅田，南至王宅田，北至汪宅田，四至明白為界。今因欠銀費用，先問房親叔兄弟姪不愿承受，□將水田托中引就賣與黃宅出頭承買，全中三面言議估值時價番銀員大百捌拾個，折重貳百柒拾柒兩肆錢正。其銀即日全中全數收明，其田即付銀主掌管起耕，完納租糖，永為己業，不敢阻當。...

<sup>19</sup>陳麗華，〈「消失」的族群？南臺灣屏東地區廣東福佬人的身分與認同〉，頁174-175。

<sup>20</sup>施添福等，《台灣地名辭·卷4屏東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69。

<sup>21</sup>徐明福等，《屏東市「蕭氏家廟」調查研究規劃》，頁5。

<sup>22</sup>吳中杰，〈堆外粵人：六堆周圍地區清代廣東移民屬性初探〉，頁5。

<sup>23</sup>王世慶輯：《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5輯第2冊，（台北：美國亞洲協會臺灣研究小組，1981年）。

即日全中收過契面銀 百捌拾大員，折重貳百柒拾柒兩肆錢  
完足再照。

業 主 李鳳儀

為中人 吳乾信、歐招觀

知見人 母 陳門 柯氏

代書人 柯德元

乾隆貳拾柒年拾月 日立杜絕賣契人 陳國觀道觀

另根據《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丙部其他(下)，租條碑記：

道光十七年，鄭海、鄭法借去銀二百員，利粟每年共四十四  
石，將永興公二份埔田宗蘭田二宗送來為胎。<sup>24</sup>

此外引咸豐3年（1853），今屏東市海豐莊的一張告示：

照得此次逆賊猖獗戕官害民，實為罪大惡極。我粵循志起義  
堵賊，無分閩粵，只問是賊是良。查悉海豐庄原屬閩粵雜處，際  
此逆賊擾亂地方，其搬來寓居者，亦復不少。如果輸誠慕義，即  
為一體良民。訪聞近有無知之輩，乘此農忙耕作，或捕搶牛隻，  
或擄捉勒贖，種種弊端，殊屬可惡。如廣東義首蕭珍記，即今貢  
生蕭文鳳，原係住居宗蘭庄，因其庄少人稀，是以搬入海豐庄，  
何堪任人滋擾。處此合行示諭，為此諭仰該庄及外庄人等知之，  
再示之後該貢生蕭文蘭、鳳所有田園廬舍，任其耕種自便，斷不  
許較擾勒索，致生事端。如有此情一經指稟，本中軍立撥大隊嚴  
拏究懲，決不姑寬。毋違特示。<sup>25</sup>

<sup>24</sup> 黃典權，《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文叢第218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sup>25</sup> 〈中軍示為剴切曉諭事〉〔咸豐3年(1853)6月〕。參見王世慶主編，《臺灣公私藏古文書集》（臺北：美國亞洲學會臺灣研究小組，1977-），第6輯，第1冊，編號1。

文中提及貢生蕭文鳳原係住宗蘭庄，而蕭文鳳為崇蘭蕭家第四代子孫，也是事變當年的貢生，由此可見崇蘭之地名，其前身應為宗蘭，而最早出現崇蘭之地名始於盧德嘉《鳳山采訪冊》丙部地輿，圳道(水利一)：

崇蘭圳，在港西里，縣東北二十一里，源引番仔寮溪下游，西行十里許，下注淡水溪，灌田八十甲。<sup>26</sup>

此後出現的文獻便都以崇蘭代替宗蘭之名，概因「崇」與「宗」以閩南語發音相近之故，那麼宗蘭之地名又從何而來呢？根據蕭永忠<sup>27</sup>的推斷應與蕭家的堂號「蘭陵堂」有關，蕭維天隻身來台以佃農的身份開闢本地，並命名為宗蘭庄，蓋有慎終追遠之意，他既為開創，更希望其後代子孫能知祖先之來由，而取名宗蘭。筆者亦認同此說法。

本庄之昌黎祠主祀三山國王，本座廟宇建於1928年，三山國王本為蕭家的佃農劉家所供奉，在日治時期日本政府要求神明集中祭拜，且有觀音等神址坐鎮，故本廟奉祀有五穀、清水祖師、保生大帝、木元帥、三山國王、註生娘娘、土地公、觀音等神明，而三山國王，是粵東韓江流域上下游客語、福佬話群體共享的文化符號，在潮州地區崇祀尤盛，故其為廣東潮州地區閩客所共同奉祀之神明，由陳麗華〈「消失」的族群？南臺灣屏東地區廣東福佬人的身分與認同〉文中推斷，崇蘭蕭家比較傾向為廣東福佬，進而推斷本地之移民屬性應屬於講潮汕語之福佬人，而本庄之三山國王信仰應為邱彥貴歸類之第四類型潮汕福佬型。

<sup>26</sup> 盧德嘉，《鳳山采訪冊》文叢第73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sup>27</sup> 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 四、海豐之開庄及福佬客探討

屏東市海豐，原為阿猴社的領地，漢人約於何時拓墾海豐庄的呢？根據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所收錄之〈臺南市盧乃聰申訴狀〉摘錄如下：

…… 原祖盧愧如於康熙四十四年間與林、李兩姓三股合買阿猴廳管內港西中里長興等庄，即現今改為麟洛區及 埔區之荒地壹所。開墾成業， 寮起 ，分為七處：海豐庄、崙上庄、香楊腳庄、火燒庄、潭頭庄、份仔庄、頂下科戈庄。其時拈阄均分，應得之處各自為管理。而林姓應份海豐庄、崙上庄；李姓應份火燒庄、香楊腳庄；盧姓應份潭頭庄、份仔庄、頂下科戈庄。各立圖書及界址佃冊，並買契亦交與盧姓執存，證據明明，到今歷有百餘年之久。諸人週知，掌管無異……<sup>28</sup>

而海豐三山國王廟約創建於何時呢？根據三山國王廟沿革誌碑文記載：

本廟創建已有二百五十年歷史，清朝乾隆十六年（西元一七五一年），由鄭媽求自大陸潮州明貺廟恭迎二王金身來台，定居海豐後再雕塑大座金身捐建奉祀，迄乾隆五十九年舊址重建，嘉慶十二年（西元一八〇七年）增建後殿，歷經百餘年，民國十二年因感廟基略嫌低濕，就前後兩殿升高，左右兩廂各擴建五尺，即成現貌。

三山國王廟供奉的三王，分別是巾山國王、明山國王、獨山國王，俗稱大王、二王、三王。耆老傳說，目前海豐三山國王廟的三座王爺金身，均為同一塊木頭雕刻而成，當年廟祝得到王爺

---

<sup>28</sup>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03：4418冊。

託夢，有一塊木頭將由三地門順隘寮溪飄流而下，廟祝遵照指示的時、地前往守候，果然撿到一塊木頭，分雕成三座王爺金身，而雕剩的木頭又放回溪中繼續飄流，被九如的三山國王廟撿到，再雕成三座金身。此後，海豐三山國王廟迎元宵花燈是在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節，而九如三山國王廟是在正月十六日，即係因同一塊木頭的金身，避免日子衝突。

而根據《鳳山縣採訪冊》丁部規制，祠廟・三山國王廟：「一在海豐莊(港西)，縣東二十三里，屋八間，同治四年歲貢生鄭元奎募建。」由廟中之舊文物可以發現雕刻於乾隆年間之牌扁<sup>29</sup>（圖1），故推估同治四年貢生鄭元奎募建應為重建。根據簡炯仁《屏東縣九如鄉三山國王廟調查研究規劃》研究發現巴轆莊的成庄比南邊的海豐莊，以及北邊的阿里港都來得晚。而九如三山國王廟建廟約於乾隆43年(1778)才建廟，故

巴轆莊南邊的海豐莊三山國王廟應比其更早，約於乾隆16年(1751)。根據廟中之舊文物捐獻牌匾，年代為大正十二年，海豐三山國王廟之祭祀圈擴及屏東、大埔、麟洛、崙上、里港、下庄子、下厝仔、新北勢、喜樹仔、冷水坑、份仔、新潭頭、長興、旗後、劉厝、鹽埔、萬丹、半份仔，其中大部份為六堆客家地區。



圖1 海豐三山國王廟內文物室存放之乾隆年間匾額

<sup>29</sup>該牌扁左為：「靈昭福海於今神德播基邦」，右為：「祀本霖田自古王勳傳宗代」，其年代為「乾隆乙卯季春」（乾隆60年，西元1795年）由蕭篤偉敬獻。

海豐地名之由來，應為移民祖籍地移植而來。捐地興建海豐三國王廟的鄭媽求，其後子孫在海豐仍非常活躍，但其由何地移民而來仍是個謎。由於海豐鄭家未留有明確的族譜記載其祖先來源，根據現任海豐三山國王廟主委鄭龍雄先生的說法，其來台祖之墓上刻「龍溪」二字，是否意謂其來台祖媽求公來自福建龍溪的閩南人？但根據筆者實地走訪鄭家古厝，發現該祖厝堂號「榮陽」，正廳中間安置神明分別為三山國王二王居中、司命灶君在右、福德正神在左，祖先牌位在左，祖先牌位有二組，前面一組為閩南式的牌位上面書「榮陽堂鄭氏歷代顯高曾祖考妣」，後面一組為客家式的大牌，將歷代祖先之名諱書於祖牌之上，世代對稱，從十三世君達公始，十五世媽求公為攜帶三山國王之二王來海豐拓墾之始祖，其女姓祖先皆書「孀人」，為典型之客家式牌位。另在祖堂二側則書有棟對，右聯為「三遷得地六世同居憶靄多輯睦門風南談方隅推僅見」，左聯為「多士承祧八家衍派喜此同蕃昌譜系榮陽祠宗慶重新」，亦為一典型客家宗祠的做法。

另根據《鳳山採訪冊》己部，科目・歲貢，海豐鄭元奎於咸豐七年參加科舉考試，報考閩籍員額，並錄取為歲貢生。可見海豐鄭家應為閩籍，在配合其來台先祖墓碑上刻之「龍溪」二字，其應來自福建龍溪之閩南人。但又何以其來台祖鄭媽求會至廣東潮州迎三山國王之二王神像來台？及現在海豐鄭家祖堂之形式，又含有客家的元素？筆者推論，其應與北埔姜家之遷徙情形類似，北埔姜家其原籍龍溪，後其一支遷徙到廣東陸豐的客家地區而同化為客家人，於清初姜秀鑾又徙台開墾成為北埔姜家的開台祖。而海豐鄭家其原籍亦為福建龍溪，其一支遷徙至廣東海豐的客家地區，但尚未同化為客家人，不久後於清初徙台，先至台南鹽水一帶開墾，後又遷至下淡水火燒庄為佃農，後再徙至海豐漸漸取得土地成為地主，故始有「三遷得地六世同居憶靄多輯睦門風南談方隅推僅見」之棟對供後代子孫追尋。故其後代報考科舉考試用閩籍，但因其遷徙至廣東海豐的客家地區而沾染了客家的氣息，而徙台後又遷徙至閩客混居之海豐地區，故始終保有客家文化之元素。

而海豐鄭家與六堆客家亦保持著不錯的關係，使得六堆組織在歷次的民變出堆中尚不致於侵擾海豐庄，根據同治12年(1873)12月的〈忠義亭碑〉<sup>30</sup>所載：

重修忠義亭海豐庄貢生鄭元奎題銀壹百貳拾員嗣于癸酉年竣  
功慶成鄭贊祿復捐銀陸拾員二次共題銀壹百捌拾大員樂善助捐誠  
為可慕倘有地方擾亂設堆防堵只照粵規均派不得另行私索即平時  
有藉端茲事者亦宜出為排解不得視為秦越合立石碑為據。

海豐地區除了鄭家之外，尚有林、陳等大姓，其應為拓墾之初的移民茲分述如下：

根據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所收錄之〈臺南市盧乃聰申訴狀〉摘如下：「原祖盧愧如於康熙四十四年間與林、李兩姓三股合買阿猴廳管內港西中里長興等庄，即現今改為麟洛區及塩埔區之荒地壹所。開墾成業，着寮起盖，分為七處：海豐庄、崙上庄、香楊腳庄、火燒庄、潭頭庄、份仔庄、頂下科戈庄。其時拈鬮均分，應得之處各自為管理。而林姓應份海豐庄、崙上庄；李姓應份火燒庄、香楊腳庄；盧姓應份潭頭庄、份仔庄、頂下科戈庄。」林氏除了是居住在府城的業主身份外，其子孫亦自來到下淡水地區從事開墾工作成為在地業主。

根據海豐西河林氏族譜<sup>31</sup>的記載，其祖籍為福建汀州府武平縣鮮水鄉，始祖茂森公號壽官恩進士南宋孝宗淳熙間旅武平金雞嶺鮮水鄉居住為入汀始祖，至十六世福龍公，生於乾隆癸酉年，生三子達相、達欽、達山，其死後三子於海豐庄分產並立分爨字，在其族譜末頁則記載有其分家時所立之分爨字：

立合議分爨字人林達相達欽達山公弟□間公藝九世同居田負  
離而代合

<sup>30</sup>李芳廉，《屏東縣古碑拓帖文集》（屏東：屏東縣政府，1979），頁59。

<sup>31</sup>林清麗，《林氏族譜》，光緒壬午年。

此誠敦倫睦族兄及弟恭千百世下共相推許今相兄弟當念同氣之親毋傷手足之情愛理宜聚處一堂竭力同心贊助成家誠為幸事然人各有志無容相強況家口浩繁終久難免分居之日是席請親戚前來商酌即日將父親遺下所欠人上賬目逐一其列共計銀參佰餘元又承父遺下置有房厝五間座址在武平□東拱西又有水牛牯一隻水牛母二隻又并家器什物等項逐一開列其房厝五間值銀貳佰餘元水牛三隻值銀伍拾餘元家器什物值銀參拾餘元共參佰元銀之間即概行變賣抵債倘有不敷當日經族戚議定愿抵父債者將房屋家物交附掌管以為抵賬之資不愿抵債者即空身抽出不得分爭家物茲經言定長房達相三房達山愿空身抽出營生二房達欽愿抵父債自分爨後須□字約而行倘日後置業成家原屬各人時命□恃強爭奪此□至公無私兄弟甘愿口無憑立合議分爨字一樣三紙各執一紙永遠為據

一議定父親遺下所欠人上賬係二房達欽抵還不干長房達相三房達山之事。

一議父親遺下房屋牛隻家物等須交附二房達欽掌管以為抵還債務之費長房達相三房達山不得霸佔倘日後有能置田園立家業原屬各人時命亦不得爭恃強紊爭。

在見人海豐庄業主林高攀

由上之分爨字之用字可以看出，「有水牛牯一隻」為典型客家用語，牯為小公牛之義。又在場知見人為海豐庄業主林高攀，可以推知此林氏在達欽公時已在台之下淡水海豐庄，並在當時海豐林姓業主下從事佃耕，更深一步去探究當時海豐業主林氏與林達欽應有族親上之血緣關係。

另根據筆者的田野訪談，海豐林氏祖先墓碑上刻「福建武彭」，其應為「福建武平」之誤，綜合以上之論述可以推知海豐林姓應為來自福建武平的汀州客家人，只是到後來福佬化，後代子孫成了不知自己有客底身份的「福佬客」了，另其有一支分布於長治下厝庄，屬六堆之上前堆，為講客家話的客家人。

相較於海豐鄭姓、林姓尚有地契文獻或族譜可供探尋，海豐陳姓則是在文獻上的付之缺如，根據筆者親訪其祖厝正廳門外上書「川堂穎」，堂字擺中間，祖先牌位之女姓祖先皆書「孀人」，疑為「福佬客」。

另海豐庄的在地稀姓，如曾姓、曹姓、藍姓，根據筆者的訪談，曾姓應為來自內埔地區的客家人，約於一百二十年前遷徙到海豐地區，目前該族人已都成為不會講客家話的「福佬客」了，據筆者訪談曾福義先生說，其阿祖在世時尚會講客家話，現在族親已經都不會說了。而曹姓由其祖厝下廳門外上書『堂郡譙』，祖先牌位之女姓祖先皆書「孀人」，疑為「福佬客」。藍姓則為里港藍家的分支屬閩南人。除此之外，海豐庄北邊之聚落，則為日治時期來自桃竹苗地區的北部客家人，海豐在地人稱其為「台北人」。

## 五、九如三山國信仰及福佬客探討

九如鄉是否為閩粵共同開墾的地區，至今在歷史文獻上尚是個謎。在大部分的九如鄉民的心中，九如鄉是一個純福佬的地區，除玉泉村及玉水村部份為客家二次移民地區除外。但是他們的主要信仰三山國王及王爺奶奶，卻又透露著其與潮州客家族群有著密切的關係。一般的說法大致有三：(一)客家人離開此處，轉而遷移到其他地方去。(二)許多的閩南人遷入，閩南語成為當地大眾的語言，語言上的強勢，使得客家族群也跟著同化，於是後來是客家族群的人也不會說客家語，但客家族群依然存在於這地區，只是客家後代人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三)因為戰亂、械鬥因素，客家人離開此處，或者留下老弱婦孺無法離開，因此通婚。究竟何者為真？至今史料仍莫衷一是。禮失則求諸野，從田調結果觀察，九如鄉確有福佬客的存在，福佬客的分佈與社會文化事象約略如下：

## (一) 三山國王與王爺奶奶的信仰

首先，在各種事證上，九如在墾拓時期，不乏廣東移民的加入。根據《屏東縣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聖蹟專輯》記載：

福建「漳」、「泉」、廣東「潮籍」人民，大舉來台，廣泛開荒，但該民等奉神殷篤，俱帶王爺敬拜，賴以神威顯赫，物阜民豐，四季安泰，漸趨繁榮，為報神恩，擬建廟宇供奉，緣各地僅三、四戶集為一處，無力建廟，乃經協議，乃締盟十三庄為九塊三山國王轄區，奉本廟王爺為盟主，乃為建廟伊始，本來是十八庄，因原住民之遷散，故減為十六庄，後再減為十三庄。<sup>32</sup>

可見廣東移民在九如是存在的，但這些廣東移民雖有可能是客家，但也有可能是來自潮州府的福佬人。而由本廟供奉的王爺奶奶信仰，可以進一步的推敲其與客家族群的關係，有關王爺奶奶信仰的典故如下：

清朝嘉慶24年(1819)，三山國王出巡至麟洛溪橋上時，適有徐秀桃與幾位婦女在溪邊洗衣服，忽聞鑼鼓喧天十分熱鬧，乃舉頭向橋上眺望，觀見一位身著黃袍，又騎白馬，魁梧雄偉之人，徐徐而行，慕而嘆曰：「若得配上郎君，我願足矣」。其女伴皆愕然因問其故，徐女不答，於是俯首繼續洗衣服，不久有一木盒從上游至徐女面前，徐女即以手推開，木盒仍又流來，如此數次，徐女頗覺有異，乃拾而視之，木盒內置有訂聘之物。就取其中戒指試掛，未料一掛，即釋之不開，嗣後漸漸不思茶飯，全身枯瘦，不久成神，王爺指示曰，已與許女成婚，時在清朝嘉慶年間，緣此九塊厝與麟洛鄉締結秦晉之盟，兩鄉信徒認知至深，每逢王爺千秋或有麟洛鄉神明 辰，兩方互相慶祝，沿襲至今，且本廟每年逢王爺奶神誕，即農曆1月16日舉行王爺奶繞境巡視男孫，又稱開花燈，是隆重的慶祝大典。<sup>33</sup>

---

<sup>32</sup>九塊厝三山國王廟，《屏東縣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聖蹟專輯》（屏東：九塊厝三山國王廟管理委員會，1986），頁16。

<sup>33</sup>九塊厝三山國王廟，《屏東縣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聖蹟專輯》，頁12。

有關王爺奶奶的信仰傳說，簡炯仁認為：

每一則地方神話傳說的建構，其背後應該都有一真實的社會現象。一個福佬部落為何會建構一個與客家關係密切的神話，想必其意義非凡。拓墾九塊厝的移民，除了以潮州府所屬的福佬族群為主體外，應該也有不少粵東地區的客家人共同參與拓墾，因此才建立了粵東移民所共同信仰的三山國王廟，並建構出此一「王爺奶」的神話傳說。這則神話故事可能在暗示著，原先拓墾九塊厝客家人是來自麟洛地區，藉以溯本追源；或是九塊厝與麟洛兩地曾經發生過不愉快的事，如閩粵械鬥，藉此以化解宿怨。

34

其也認為在當時閩粵械鬥如此頻繁，閩客關係緊張的時代，九如地區總能置身事外，尤其在道光12年(1832)張丙之亂，九塊厝庄不但剛好座落於阿猴與阿里港之間，而且也與阿里港街和阿猴街同是羅漢內、外門到阿猴街必經之地，早已形成一個繁華的市集，竟可逃過一劫。這尊「王爺奶」的奉祀或許就是其中的關鍵！

此外根據〈重修忠義亭碑〉之內容：

光緒二十年，經理人江昶榮、曾在中、徐敬業、李向清等同勒。

邱佐珍嘗題銀十二員。中堆忠勇公會題七員。楊文豹捐題銀六大員。九塊厝三山國王六員。楊雲岫嘗題銀六員。邱能昌、鳳揚共題銀八員。梁祀生題銀四大員。瀾濃莊大文祀典題銀四員。曾裕振嘗題銀二員。林評事嘗、宋賢英嘗、邱夢龍嘗、劉開七嘗、陳胡公嘗、傅興文嘗。溫德成題銀□員。邱展成題銀三員。

---

<sup>34</sup>簡炯仁，《屏東平原先人的開發》（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處，2006），頁157。

鍾馥亭、梁景貴、劉懷郎、曾翰文、曾傳王、黃連友、李華秀、李桂亭、林秀春、溫金華、楊長安、劉達鼎，以上十二名各題銀二員。陳明公嘗、賴久均嘗、劉華生嘗、林其英嘗、鍾德聽嘗，劉端醇嘗，以上六嘗各題銀二員。新成莊公(下缺四字)陳公神(下缺)。<sup>35</sup>

其中以九塊厝三山國王的名義參與捐修，是其中看出唯一參與捐修的閩庄，可見九塊厝與六堆客家關係匪淺。王爺奶奶的信仰及九塊厝三山國王參與六堆客家忠義祠的捐修也隱隱約約的透露九塊厝客家族群的存在。

## (二) 九塊厝的潮州府盧氏

九如鄉盧氏的分布範圍，除了九塊厝庄外亦擴及東寧村、後庄村、耆老村等聚落，可謂九如地區的大姓，但其來源卻不盡相同。九塊厝盧氏來台至今已歷十代約二百多年，根據九塊厝《盧家族譜》的記載：

我們的祖先，來自中國大陸。據說，來台始祖盧行三生長在廣東省潮州府烏交南鄉(古名，已無法查考)，他於清朝乾隆五年(公元一七四〇年)渡海來台，即在阿猴九塊厝定居。

行三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三，因此名為行三。這三個兄弟，行三最聰明。他自幼心懷大志，長大以後，看到廣東家鄉年年災荒，墾植不易，民生凋敝，聽說台灣氣候風調雨順、土地肥沃，乃興起渡海來台之念。有一天，他與父母共餐時，向父母表露了蘊藏很久的心意，請求父母准予來台謀生。本來就很開通明理的老人家，聽了行三的遠行大志之後，甚為贊賞，並鼓勵他說：「男兒立志在四方，開創事業作英雄」。行三心裡非常高興，就開始作來台準備，打聽船期，終於在一個晴空萬里，風平浪靜的日子，向家鄉告別，來到台灣。

---

<sup>35</sup> 李芳廉，《屏東縣古碑拓帖文集》（屏東：屏東縣政府，1979），頁101。

行三來台前，跟隨鄭成功來台定居的閩粵同胞及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移民來台的漢民，已分佈台灣各地。行三來台後探知同鄉黃姓兄弟住在阿猴九塊厝，乃循址到九塊厝，當時，九塊厝地廣人稀，閩粵居民不過百餘人，均已劃地自耕，周圍少數番社，亦自處不犯。有急公好義者陳夢先生發起民工濬鑿武洛溪。行三觀察九塊厝地理環境人文特性後，本擬再往潮州另覓出路，乃因黃姓兄弟出於同鄉之誼，多加挽留，行三才落腳下來，在九塊厝定居。

據說，九塊厝，最先由許、林、黃、蔡、曾、張、楊、鄭等八姓，其中黃姓二家共九戶落 之地，進而畫界自立，才稱為九塊厝。

行三定居後，先則幫助黃姓墾耕，以後稍有積蓄，買地自耕，不稍數年，因誠墾忠厚，與孺人成親。

孺人是什麼人的女子，無法考證，據說是一個相當賢慧能幹的女子，管理家務井然有序，與行三同出同入，內外巨細，無不顧乃。<sup>36</sup>

盧家族譜顯示的祖籍為潮州府烏交南鄉，此地名現已不可考，其究竟為潮州府客家人？亦或潮州府潮汕閩南人？我們只能由旁推測擊的方式來推敲，首先，在其族譜中提到其開台祖盧行三之配偶為「孺人」，而稱女姓祖先為「孺人」者，仍客家人常見之用法，閩南人則較少見。其二，根據筆者訪談九塊厝盧家盧世偉先生的說法，其早期的祖先牌位為客式的大牌世代對稱。(現已改為閩式的小牌)其三，其家族所傳承的金獅陣，歷為九如三山國王廟王爺奶奶南巡時<sup>37</sup>，專任為王爺奶奶護駕陣

<sup>36</sup> 盧清雄，1983，《盧家族譜》（未發行）。

<sup>37</sup> 每年農曆元月十六日王爺奶奶生日，當年家中有新生男嬰家庭都會前往廟裡添男孫燈，由王爺奶奶神轎率領出巡繞境，九如鄉三山國王廟每年進行王爺奶奶回娘家文化祭活動，王爺與王爺奶奶由麟洛鄉福聖宮、開明堂回駕九如安座，依當地習俗，活動重頭戲是十六日進行的王爺奶奶巡男孫燈。

頭，其與客家的關係不言可喻。由以上的理由判斷，盧氏極可能為潮州府之客家人。

### (三) 九塊厝潮州府黃氏

九塊厝黃氏在九塊厝屬於大地主，由於黃家未編有譜牒，也不知其祖先所來何至？故關於黃氏的來源只能用旁敲測擊的方式推測，根據《屏東縣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王聖蹟專輯》的說法，三山國王神像最早由許、黃兩人帶來，時間約在明福王元年(1645)來到九塊厝，並搭蓋草寮安頓三山國王金身，到了清代兩人之後回大陸募款，因變故就不再回來九塊厝，九塊厝這間小神房就成為居民精神信仰的地方。這則傳說年代故事雖不一定真實，但其中確很清楚的道出許、黃兩人，這或許暗指許、黃二人為最早到此開墾的漢人，且其後代子孫仍在此延續著香火。

再對照〈盧家族譜〉的記載，「九塊厝，最先由許、林、黃、蔡、曾、張、楊、鄭等八姓，其中黃姓二家共九戶落 之地，進而畫界自立，才稱為九塊厝。」亦出現許、黃二姓，可見黃氏為最早到九塊厝拓墾的漢人之一，並成為九塊厝的大地主。而盧譜亦載，「行三來台後探知同鄉黃姓兄弟住在阿猴九塊厝，乃循址到九塊厝，當時，九塊厝地廣人稀，閩粵居民不過百餘人，均已劃地自耕，周圍少數番社，亦自處不犯。有急公好義者陳夢先生發起民工濬鑿武洛溪。行三觀察九塊厝地理環境人文特性後，本擬再往潮州另覓出路，乃因黃姓兄弟出於同鄉之誼，多加挽留，行三才落 下來，在九塊厝定居。」黃、盧二氏是同鄉，盧姓來台祖行三，也因這層同鄉情誼，而落腳此處。可見黃氏的來源亦與盧姓相同來自潮州府烏交南鄉，且極可能為客家人。根據筆者訪談九塊厝黃百川先生的說法，其祖先最早來台從事糖廊榨糖的事業，而且擁有許多土地，其祖父一代甚至都還有到台南府城收租的情形，可以想見黃家擁地致富的原因，乃從事當時經濟價值極高的榨糖事業。

### (四) 九塊厝揭陽林氏

九塊厝林氏其分布的範圍集中在三山國王廟周圍，來台至今已歷十

代，約二百多年，其雖未編有族譜，但根據筆者訪談九塊厝林氏林贊生先生的說法，其家族原本有一塊記載祖先世系之木匾，但因房屋搬遷而遺失，其依稀記得上書其祖籍來自「廣東省揭陽縣」，再就其家中之祖堂形制觀之，其堂號書「西堂河」尚保留堂號在中間之客家傳統做法，而祖先牌位亦保留傳統的客式大牌，祖先世代名諱皆羅列於上世代相對。其家族祭祖時間，除了清明節之外亦於重陽節有祭祖習俗，此一重陽節祭祖習俗亦為台灣客家人常見之習俗，故可以肯定其為廣東揭陽之客家人。林先生亦說：「我大概嗎普普啊知，阮的祖先應該是客人。」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也成為不會說客家話，不知自己客底身份的福佬客了。

### (五) 九塊厝嘉應陳氏

陳姓在九如鄉屬於大姓，其分布的範圍有九塊厝、崁仔頂、三塊厝、耆老村、後庄村、大邱村，但其來源卻不盡同。耆老村的陳氏，開基祖陳文掌原鄉是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當地居民多數為泉州人，並且以陳姓後代佔多數，約佔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sup>38</sup>而崁仔頂、三塊厝、大邱村等地都有清水祖師信仰，而三塊厝陳氏更以清水祖師為家內神，故推其祖籍來源為泉州府安溪或晉江。唯一較例外的是九塊厝陳氏，根據《陳家族譜》<sup>39</sup>記載，其祖籍為「廣東省梅縣松口堡美溪村砂尾庄」，相較九如鄉其他陳姓，其來台時間相對較晚，來台至今方歷六代，約於清末來台。來台祖陳彩雲四十九歲來台開布店做生意，此後來來去去往回台灣與大陸，二世祖陳珍琳三十五歲來台，來台年餘歸大陸後往南洋不知去向，三世祖陳汝健十九歲來台，二十九歲開藥店。筆者訪談對象陳福全先生為第五代，亦承繼其祖父事業於里港執業為中醫師。其雖來台較晚，但也很快的成為不會說客家話的福佬客了。

---

<sup>38</sup>施添福等，《台灣地名辭·卷4屏東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頁289。

<sup>39</sup>陳可監，1898，《陳家族譜》（手抄本）。

## 六、結語

屏東市的崇蘭，文獻上最早的地名為宗蘭，後來崇蘭之地名取代宗蘭之地名，概因「崇」與「宗」以閩南語發音相近之故，推測其地名的由來應來自於蕭家之宗祠「陵蘭堂」，可見崇蘭的開發應與蕭家有密切的關係，在清代崇蘭庄小人稀，故除了蕭家外，其餘皆是小家族，從祖籍地、祭祀風俗及祖牌記載方式，斷定蕭氏是廣東福佬語系的一支。而其中崇蘭昌黎祠三山國王廟之香火源自於蕭家之佃農劉家，推斷本地之移民屬性應屬於講潮汕語之福佬人，而本庄之三山國王信仰應為邱彥貴歸類之第四類型潮汕福佬型。

屏東市的海豐，其地名應移植於廣東之海豐，其移民來源與廣東之海豐地區有密切的關係。根據筆者的推測攜帶三山國王香火及捐地興建海豐三山國廟的鄭家，其極可能為來自福建龍溪的閩南人，在來台之前有一支即遷徙至廣東惠州海豐地區，後再遷徙來台並自廣東海豐迎三山國王之香火來台。海豐庄之開墾，雖源自於林姓業主，但後來鄭家以後起之秀成為當地最具影響力之大族，其攜帶之三山國王也成為當地之最大信仰，故海豐庄之得名應與鄭家之背景有關。由海豐庄其他在地家族觀之，林姓為來自福建武平的客家人，後福佬化成為不會說客語亦不知有客底身份的「福佬客」。陳姓則有較具有客家之背景，而在地稀姓曾姓確定為來自內埔的「福佬客」，曹姓亦疑為「福佬客」。綜上所述，海豐庄於清代開墾之初即為閩粵共同開墾之聚落，後來福佬人取得較強勢的地位，故在地的客家人更逐漸福佬化，成為隱性的「福佬客」了。而當地的閩粵福客關係尚稱和諧，由三山國王之祭祀圈擴及六堆客家地區，及清代閩粵械鬥其間，此地皆能幸免於外可見一斑。

在大部分的九如鄉民的心中，九如鄉是一個純福佬的地區，但因三山國王及王爺奶奶信仰，我們不得不懷疑其移民具有潮州客家的屬性。經過田野的調查，本地確實有潮州籍移民存在，且集中在九塊厝，也就是圍繞在三山國王廟周圍之家族大部份皆是潮州籍移民，如盧、黃、林姓家族且經考據推測其屬客籍成份居大，故其攜帶家鄉保護神三山國王

來台並建立村廟，亦屬自然之事。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的閩南人遷入，閩南語成為當地大眾的語言，語言上的強勢，使得客家族群也跟著同化，於是後來是客家族群的人也不會說客家語，但客家族群依然存在於這地區，只是客家後代人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的「福佬客」了。而九塊厝自清代以降，從王爺奶奶信仰，及以三山國王廟名義捐修六堆忠義祠等，皆可看出其一直與六堆之客家保持友好關係，故總能於屢次閩客戒鬥置身事外，想見本地之客家族群扮演關鍵角色。

## 參考文獻：

九塊厝三山國王廟，《屏東縣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聖蹟專輯》，九塊厝三山國王廟管理委員會，1986。

王世慶輯，《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5輯第2冊。台北：美國亞洲協會臺灣研究小組，1981年。

全國意向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客委會，2004年。

李芳廉，《屏東縣古碑拓帖文集》。屏東：屏東縣政府，1979年。

李明進，《萬丹鄉采風錄》。屏東：萬丹采風社，2004年。

吳中杰，〈堆外粵人：六堆周圍地區清代廣東移民屬性初探〉，論文發表於「六堆口史文化與前瞻學術研討會」。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2007年9月20-21日。

邱彥貴，〈三山國王信仰：一個台灣研究者的當下體驗〉，《客家研究輯刊》2008年第2期。廣東：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2008年。

林清麗，《林氏族譜》。屏東：作者手稿，光緒壬午年。

林正慧，《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台北：遠流，2008年。

施添福等，《台灣地名辭・卷4屏東縣》。南投：台灣□文獻委員會，2001年。

徐明福等，《屏東市「蕭氏家廟」調查研究規劃》。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02年。

黃瓊慧等，《台灣地名辭・卷4屏東縣》。南投：台灣□文獻委員會，2001年。

黃輝陽等，《屏東縣九如鄉三山國王廟調查研究規劃》。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局，2002年。

陳可監，1898，《陳家族譜》（手抄本）。

陳祥水，1999，〈屏南村的政治活動——一個南臺灣農村的個案研究〉。發表於《漢學研究》17卷1期。台北：漢學研究中心。

陳淑媚等，《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屏東市公所，2002年。

陳秋坤等，2003，《里港鄉誌》。屏東：里港鄉公所。

陳麗華，〈「消失」的族群？南臺灣屏東地區廣東福佬人的身分與認同〉，《臺灣史研究》20：1。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3年。

曾純純等，《客隱於市：屏東市的客家移民與社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2007年。

□正一，〈屏市田□庄開基祖：邱元奎・邱元壽昆仲□傳〉，《□堆風雲》84期。屏東：六堆風雲雜誌社，2000年。

鍾肇文，〈客家人移民屏東市史〉，《六堆風雲》85期。屏東：六堆風雲雜誌社，2000。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03年。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台灣土地慣行一斑》。台北：南天書局，1998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私法人事編》。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南部碑文集成》。台北：新文豐，1986年。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台灣文獻叢刊）。台北：台灣銀行，1960年。

盧清雄，1983，《盧家族譜》（未發行）。

蕭銘祥等，1996，《屏東縣鄉土史料》。南投：台灣口文獻委員會。

鍾肇文，〈客家人移民九如鄉史〉。《六堆風雲108期》。屏東：六堆風